

醒着的

過去

孙银标 著

杭州



醒着的过去

孙银标 著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醒着的过去/孙银标著. —杭州:杭州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80758-133-8

I. 醒… II. 孙…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4504 号

醒着的过去

孙银标 著

责任编辑 丁国志

封面设计 祁睿一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杭州市曙光路 133 号)

电话:0571-87997719 邮编:310007

排 版 杭州万方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浙大同济教育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180 千

印 张 7.75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8-133-8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在人生记忆的最深处
时刻醒着的
正是
自己的人格

——作者题记

目 录

上 篇 / 真情似海

妈妈叫我为她梳头	3
秋阳下的家乡	12
江 边	15
我读灵山	18
又是清明	23
门口的脚步声	30
番薯的记忆	33
听 雪	40
村前那条小路	43
岳母她正在等我	46

善良与和谐	51
狗与人	55
韶山洗礼	58
看电视	64
难忘的邻居	67
凄婉的琴声	72
从“老三届”说起	76
儿子了了我心愿	79
艾蒿草的感触	83
我的老师	87
我,也有了师傅	93
茉莉花	97
非常邻里	101
大爱三细节	104
我与诗歌	108
有情必有诗	113

081		的时境“像鸟毛”
171		果菜日表用
181		国王树座人看
191		和到后
391		雨夜路“路”
491		“果菜”“路”

下 篇 / 闲情如风

虎皮鹦鹉的情结	119
春天来了	128
香烟的回味	132
喝酒随想	136
吐鲁番之行	140
西塘印象	148
雨天垂钓	152
玩泥巴	156
美国乡村一瞥	161
开罗的汽车	167

从“常回家看看”想到的	170
低头让苹果	177
深入动物王国	181
高度吟	193
“斜”的美丽	196
“过程”与“结果”	199
“难得糊涂”与和谐社会	203
终于想通了	206
人生也有一个“秋”	210
退下来以后	213
文学与书画	216
文化是“养”出来的	221
有感于“节”	226
闲聊“放心菜”	229
快乐舆情	232
我读小偷	235
后记	238

上 篇

真 情 似 海

妈妈叫我为她梳头

妈妈已经走了七年,但这件事却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历历在目,它紧紧地揪着我的心,使我终生追悔不及。

那是一九九六年的春节期间,妈妈重病在床,我们兄妹四家轮流守护。正月初七下午,我呆呆地望着身心极度疲惫的妈妈,噙着眼泪轻轻地说:“妈妈,正月初八报到上班,今天我就回杭州,明天傍晚我再赶回来陪你。”听了我的话,妈妈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好长时间没有明确的表示。其实我心里明白,妈妈是多么希望我能在她的身边多待一会。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大,从读初中开始就离家在外,很少与妈妈为伴,尤其是参加工作以后,回农村探望爸爸妈妈的机会就更少了,有时候即使回家一趟,也是行色匆匆。一到家,妈妈总是东掏掏西摸摸,千方百计做一点好吃的给我吃。当我要离开的时候,妈妈总是边说着“你放心去吧,工作要紧”,边送我到村口的桥头。每次分手,望着年逾古稀的妈妈那满头白发,我隐隐地感到这样相送的次数已越来越少,于是心底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现在,爸爸已经仙逝,妈妈又重病在床,按理我应该陪在身边,但公务缠身我又不得不走。我强忍着的泪水,正想再作点解释,只见妈妈吃力地抬了抬手,把我拉到身边,定定地看了我一会,喃喃地说:“工作要紧……你……放心去吧……”可是当我转身正要离开的时候,她却又唤住了我,要我为她梳头。

当时,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但看到妈妈颤颤巍巍地将梳子递给了我,我才知道妈妈真的要我替她梳头。说实在话,那

一瞬间我既感到突然,更感到茫然。我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五十年的风风雨雨在我的心灵深处刻下了无数记忆,其中最为刻骨铭心的是爸爸妈妈对我们兄妹四人的呵护和关爱。他们一辈子艰辛劳作,有时近乎是拼命挣扎,为的就是要将我们兄妹四人拉扯大,盼望着以后能比他们过得好。尤其是我,从小学一直读上大学,这对于一个贫寒的农家来说是何等不易!此间,爸爸妈妈特别是妈妈,为我付出了多少真是难以言表,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后悔,从来没有怨言。即使到了年事已高的晚年,他们也从来没有向我们索要过什么,有时我们兄妹几家向二老稍尽孝心,他们总觉得过意不去。每当此时,我的内心便会涌起一种说不出的难受。而今天,重病在床的妈妈却突然叫我为她梳头,我真不知道妈妈在想什么。

我笨笨拙拙地拿起梳子,抖抖索索地为妈妈梳着头。由于长期受病魔折磨,七十四岁的妈妈头发已全是银白,而且还脱落了许多。我一手轻轻地理着妈妈的头发,另一手抖抖地执着梳子,花白的头发在梳齿间缓缓地流淌着,沉重的记忆在我的脑海里徐徐地翻涌着……

我出生在富春江边的一个小山村。据说,居住在这个村里的都是吴大帝孙权的后裔,但村里人的日子一直都过得很艰难、很闭塞。解放前村里无人进过学堂,解放初很少有人读完高小,就是到了六十年代,上中学的也还为数不多。我是一九六〇年高小毕业的,尽管当时弟弟妹妹还小,家里缺少劳力,但爸爸妈妈还是毫不犹豫地把我送进了初中。临走的时候,妈妈为我理了理身上的新衣服,关切地说:“你现在一个人出远门了,要自己当心……”当时,我觉得妈妈很有点不放心的样子,直到走得很远了,她还站在村口的桥头望着我。现在想来,妈妈当时说“出远门”这句话很有道理,因为学校离家有

三十多里,那时交通不便,往返一次需要整整一天。所以平时我住在学校,每隔两个礼拜回家一趟背米拿菜。因为天灾人祸,那个时候连年缺衣少食,妈妈总是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大米给我带到学校去,家里人常年吃杂粮甚至野菜度日。当时尽管食油非常紧张,但在为我准备带到学校去吃的干菜里,妈妈总是要尽量地多滴上几滴油。她常常对我说,你读书也很辛苦,本来应该吃得油水好一点,可家里太穷,实在没有办法。虽说我当时还只有十五六岁,不是很懂事,但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心里总是酸滋滋的。为了我们兄妹四人的穿着,妈妈更是动足了脑筋,想尽了办法。说不清有多少次,我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还发现妈妈凑着昏暗的煤油灯在为我们缝补衣衫。自从我上中学以后,妈妈更是想方设法保证我每年能换上一双新鞋子、穿上一套新衣服。用妈妈的话来说,小孩子出门在外,身上穿得怎么样,这也是做大人的门面。所以每逢礼拜天回家,妈妈总是把我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折得平平整整,让我穿得整整洁洁地回到学校去。因为只有一套比较好的外衣,所以每次回家,妈妈不得不在吃了晚饭以后,叫我先睡觉,由妹妹提着煤油灯照亮,到村边的溪里为我洗衣服。为了在第二天能及时地让我穿上干净的衣服回学校,她还要想办法把衣服烘干。那个时候,我们那儿的农民家庭灶台很大,煮饭用的铁锅亦很大。妈妈先用柴火将灶膛烧热,然后将湿衣服摊在铁锅里,还要不时地用手试试铁锅的温度,太凉了烘不干衣服,太热了又怕把衣服烤焦。就这样,每次妈妈总要在锅台边守上大半夜,直到把衣服烘干、折好为止。记得有一次,天很黑很冷,还下着毛毛细雨,妈妈照例到溪里去给我洗衣服,我照例先钻进了被窝。可是没过多久,我听到妹妹哭了回来。原来是妹妹不小心滑了一跤打翻了油灯,把家里仅有的一点

煤油给倒掉了，于是妈妈很生气，打了妹妹的屁股。望着妹妹委屈的样子，我嗫嗫嚅嚅地走到妈妈身边。妈妈紧紧地把我们兄妹俩搂在怀里，轻声地说：“这是穷人穷办法，等你们长大了，条件好了，就不用这样了……”我发现，妈妈在说这话的时候，眼圈红红的，还用手在悄悄地抹眼泪……

银白色的头发在梳齿间缓缓地流淌着，辛涩的泪水在我的眼眶里蠕蠕地滚动着。我呆呆地望着妈妈，真想对妈妈说：妈妈，你这满头白发有多少是因为我而白的呀！可是，我没有说出口，因为我觉得这实在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我只感到心头沉沉的，往事依然像潮水一样不断地涌来……

一九六三年下半年，我以前五名的成绩考上了高中。在当时，高中的录取比例很低，谁家的孩子能考上高中是一件大喜事，可对于我们家来说，这简直是雪上添霜。所以，学校已经开学一个多月，而我还跟着爸爸在生产队里种田挣工分。因为家里实在太穷，根本不可能拿出十五元钱的学杂费和书费。看到人家考取高中的孩子都上了学，自己的孩子无力就读，爸爸整天唉声叹气，妈妈更是寝食不安。也就在这时，富阳中学党支部的骆书记亲自来我家，做我爸爸妈妈的工作，说我学习成绩好，艰苦三年，考上大学就出山了，做大人的再苦也要考虑孩子的出路。我看到，妈妈是含着眼泪听骆书记把话说完的，之后她又含着眼泪出了门，直到很晚才回到家。那个年代，生产队穷，社员家里更穷，妈妈跑了好几个村，跑了好多户人家，拼拼凑凑，才借到了六元钱，第二天由爸爸把我送到了学校。离家的时候，妈妈送我到村口的桥头，久久地看着我，轻声地说：“你这是苦读书，你一定要用功……”话还没有说完，妈妈的泪水已滴到了我的脸上。我知道，爸爸妈妈希望我以后有出息，所以在校读书我一直很用功，成绩也一直排

在前面。正是为使我能把高中读完,两个妹妹小学毕业后便先后辍学在家帮助干活。后来为保证我读完大学,弟弟读完初中后也不再升学。在我读书的整个过程中,妈妈真可谓呕心沥血,直到现在回想起来,还每每使我眼眶湿润。其中最使我于心不忍的是一九六五年冬天的那一次。这是一个星期天,天下着大雪,凄厉的西北风像虎啸一样,刮得人簌簌发抖。我冒着大雪一早赶了二十多里路回家拿伙食费,谁知刚到门口,就听到从屋里传出一声声呻吟。原来妈妈又犯了胃病,正躺在床上,妹妹和弟弟眼泪汪汪地围在身边,爸爸外出干活还没有回来。那个时候农村缺医少药,社员家里又穷,一般的疾病都在家里拖着,不到万不得已不上医院。我妈妈也是如此,只是躺在床上,用手不停地揉着胃部。当妈妈知道我在傍晚就要赶回学校参加第二天的期终考试,一到下午胃痛稍有缓解,她就立即硬撑着身子出了门。因为当时家里负债累累,没有分文,平时主要靠几个鸡蛋去换点零钱,但由于粮食紧张,饲料短缺,连养着的几只鸡也不再下蛋,所以妈妈只得外出为我去借伙食费。在那个口号越喊越响、红旗越举越高的年代,我们村家家都穷,在村里根本借不到钱,于是只得到五里路外的邻村去借。当时雪还在不停地下着,呼啸的山风搅得雪花狂飞乱舞,整个山乡白茫茫一片。我和弟弟妹妹一起候在门口,两眼直愣愣地望着村口早已被雪覆盖了的小路,盼望着妈妈早点归来。直到天色已渐渐灰暗起来的时候,妈妈才出现在村口的雪地里。衣衫单薄的妈妈在尺把厚的雪地里摇摇晃晃地走着,一阵北风刮来,老远就能听见她的咳嗽声。一进家门,妈妈就气喘吁吁地对我说:“跑了好几家,总算凑了三元钱,你可以早点动身去学校了,考试要紧,千万不要耽误……”边说边剧烈地咳嗽起来。我从妈妈手里接过钱,眼泪汪汪地

离了家,直到村头还望见妈妈立在门口目送着我,雪风里还隐隐传来妈妈的咳嗽声。就是这一次,胃病复发尚未痊愈的妈妈在风雪中又受了寒,从此落下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因为家庭贫困,一直未得好好治疗,直到我工作时,积了点钱想给妈妈治病,但遗憾的是陈年老病,已成痼疾,再也无法根治……

回想起这些往事,我的心止不住一阵阵隐痛。凝望着妈妈憔悴而又削瘦的面庞,我真想好好地给妈妈梳一回头,这也算是儿子对母亲的一点回报。可是,谁知我那握梳子的手哆哆嗦嗦地却怎么也不听使唤,我禁不住鼻子一酸,泪水扑簌簌地淌了下来。妈妈见我这样,反而安慰我说:“我……不要紧……你工作忙……要注意身体……我这样拖累你们,真是……真是过意不去……”听了妈妈的话,我再也克制不住,顿时“呜”地哭了起来。我边擦着眼泪,边为妈妈理着白发,迷迷糊糊的泪眼深处,又清晰地浮现出一年前的那番情景……

那是一九九五年上半年的一天下午,天下着蒙蒙细雨,当时我正在准备市文化局经济工作会议的材料,突然有人来通知我,说我妈妈患急病已被送入浙二医院,叫我马上去医院。一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都开始颤抖。我知道妈妈从小吃苦,步入中年以后又不堪生活重负,全身落下了许多疾病。她就是以自己这样瘦弱多病的身体,和爸爸一起把我们兄妹四人拉扯长大,培养成人。所以,对父母尤其是对妈妈我有说不清的情、还不完的债。每当妈妈生病,我就会非常焦虑,非常难受。早在念初中的时候,每隔两个礼拜回家一次,我最怕的就是走到村口桥头突然有人对我说“你妈妈生病了,正躺在床上”,每当此时,我的心就像被悬空拎起一样,会突突地跳个不停。那个时候我有一种非常天真的想法,想长大了以后当一名医生,家里没有钱我自己可以给妈妈看病。因而在一九

六六年高中毕业时,我酝酿的志愿就是浙江医科大学,谁知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粉碎了我的医生梦。随着妈妈年岁的增大,对妈妈的身体我就更加担心。自从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以后,我最害怕的就是深更半夜来电话。对于上有高堂的人来说,这样的电话一响就会心惊肉跳。二十多年里,我就在这样的心惊肉跳中盼望着父母的平安和长寿。这期间,我曾多次进出医院陪妈妈就诊。妈妈在省妇保医院动手术,因年老体弱恢复很慢,我就和弟弟妹妹接连几个夜晚睡在地上为妈妈陪夜。就是在我任富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时,每次妈妈生病送医院,我依然是背着她到科室化验检查,背着她上厕所方便。尽管有些人对我的举动感到不太好理解,认为这样有失身份,但我总觉得,在爸爸妈妈面前我永远是小女孩,即使做得最多,做得最好,也报答不了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所以自从一九九二年组织上把我从富阳调到杭州市文化局工作以后,住在农村的年迈双亲就一直悬在我的心头。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五日,老父亲突然患脑溢血,待我赶到时他早已人事不省。我知道爸爸有话要对我说,但最终没有能说出来。我记得,爸爸曾几次说起想来杭州住几天,看看西湖,遗憾的是当时我一个人刚调到杭州,还没有分到住房,没有条件接爸爸来杭居住。一九九五年下半年分到了房子,本打算稍稍装修后于第二年春天把爸爸接到杭州来,谁知他老人家竟这样匆匆地走了。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而且在我的心底留下了永远也无法偿还的良心债。这是我人生的悲哀。我非常害怕这样的悲哀在妈妈身上重演。所以一听说妈妈因患急病被送进了浙二医院,我便火急火燎地赶了去。经打听,原来是妈妈为给在小学念书的两个侄女送伞,因雨后路滑,不小心掉进了正在溶化的生石灰池,全身大面积被碱水烧伤。当我和爱人